



# 张翼 以虚构笔法描摹地产沉浮

记者 田莹

“这100本书，真是幸福的烦恼。”结束采访两天之后，财经作家张翼给记者发来一张照片：几大摞书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办公桌上，正是他的新作《繁华落尽》。

这些书的背后有一个温暖的故事。前不久，张翼在上海书城举办新书签售会，热情的读者将《繁华落尽》抢购一空。签售会临近结束，一位女读者走过来，诚恳地说：“我叫王苍德，曾经也是地产从业者，您的这本书给了我很大触动，让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鲜活的、曾经的我们。”她想买100本《繁华落尽》赠给同事和朋友，但因书店库存告急，便跟张翼商量，自己网购，寄给张翼签名，再转寄给她。张翼感慨：“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认可，这份热忱值得珍惜，我一定会认真签好。”

《繁华落尽》以犀利的笔触与深刻的洞察，将房地产行业的风云变幻、兴衰沉浮展现在读者面前。自今年5月出版以来，在各大销量榜上名列前茅，持续引发了市场热潮。张翼曾是知名财经媒体首席记者，长期聚焦地产、金融领域，后又转型为知名房地产上市公司品牌负责人，亲历了行业的黄金时代与跌宕起伏。从媒体人到地产从业者，再到如今用笔墨剖析行业内幕的作家，张翼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们走进张翼的世界。

读报告文学迷上写作  
采访诸多成功企业家

1975年，张翼出生在山西省夏县，7岁随军，在部队大院生活。父亲是空军政工干部，也是天津一位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，更是他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位引路人。

张翼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读物，是父亲常带回家的《报告文学》杂志。他在《1987报告文学选》上读到贾鲁生的文章《丐帮漂流记》。“我是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完的，觉得太神奇了，原来还能这样写故事。”多年后提起这部作品，张翼依然动容，“作家混迹丐帮数月完成的这篇体验式作品，让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文字可以如此有力地呈现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。”

1988年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广播剧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李野墨的磁性嗓音让全国听众准时守候，张翼也是其中之一。路遥和《平凡的世界》成为对他影响最深的作家和作品。“这部小说我买过五个版本，上大学后仍不时地重读，其中有几本翻烂了也舍不得丢。”他说。

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后，张翼加入了校大学生通讯社，开始追随父亲的脚步，撰写人物专访。时任吉林省作协副主席乔迁的报告文学《三门李铁闻》被改编为电影《不该发生的故事》，曾红遍大江南北。带着初生牛犊的勇气，张翼和同学魏春桥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，来到吉林省作协，拜访乔迁。

“那天下午，乔迁老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跟我们聊了很多，叮嘱我们一定要走出象牙塔，关注现实，这句话成为指引我创作的灯塔。”张翼回忆，不久后他采访了古文字学家吴振武教授，写出万字报道，刊发在《长春晚报》上，成为他写作生涯的第一个亮点。

2001年，身为财经记者的张翼开启了对中国经济和企业家的独特观察视角。他先后采

访了数百位商界人物，这段经历不仅让他见证了企业的兴衰，更让他开始思考商业背后的深层逻辑。

在张翼接触过的众多企业家中，柳传志给他的影响尤为深刻。“柳总常说一句话，‘把嘴皮子磨破’，其实就是强调深度沟通的重要性，这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。”他对柳传志的“践诺守时”非常钦佩，无论遇上风霜雨雪，无论参加会议还是接受采访，柳传志始终保持提前15分钟到场的习惯。这让张翼意识到，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把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做到了极致。

在中国科技会堂参加的一次座谈会，是张翼观察中国企业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那一年，走出巨人集团破产阴霾的史玉柱一再承诺，“欠老百姓的钱，我一定要还”。看上去史玉柱显得平静、理性，他仔细分析自己失败原因的神态，与张翼想象中的落魄企业家截然不同。“成功经验的总结多是扭曲的，失败教训的总结才是深刻的。史玉柱像解剖标本一样无情地剖析自己的大败局，直面失败的勇气让我震撼。”这次采访后，张翼开始关注商业故事的另一面——在成功学盛行的年代，那些失败的教训，往往蕴含着更珍贵的智慧。

2011年，中国房地产行业处于高峰期，张翼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。媒体工作的经验让他感到：要真正理解什么是商业、企业家到底在想什么，仅靠外部记录远远不够。他转型成为房地产上市公司的高管，亲历了土地拍卖的疯狂竞逐，见证了商业谈判的暗流涌动，也体会了政策调控下行业的剧烈震荡。“以前写企业家故事时，我记录的是他们展现给媒体的样子；改变身份后，我能听见会议室里没说完的后半句话、看到合同背后没写明的潜台词。”这段经历，让他获得了商业报道中最稀缺的内部视角。

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有现实的影子

读过《繁华落尽》并了解张翼的人会发现，在小说中上市房企管理中心总经理李心远的身上，有很多张翼的影子。“我承认，小说中李心远的原型就是我。这个人物身上藏着我从媒体人转型经理人的全部印记。”张翼直言，有朋友看完小说后发来微信说，很喜欢刚正不阿的“铁皮核桃”李心远，这样的读后感让他颇感欣慰。

张翼回忆十几年前的自己，走进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时，不知道未来会把那些糗事——初入职场的手足无措、卷入权力斗争的身不由己，以及在高压环境中“穿着小鞋跳舞”的内心挣扎都写进小说。“李心远是理想版的我。”张翼笑着说，“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地产人的迷失与回归、坚守与秉持、成长与蜕变，这个人物形象有助于建立并达成读者对年轻打工人的共情预期。”

2019年5月，河北省卓达集团实际控制人杨卓舒、杨汗青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的消息让张翼感到震惊，也由此萌生了记录地产首富群像的念头。这些地产商从风光无限到黯然落



幕，都有一定的相似性：欲望膨胀、认知陷阱，以及对金融杠杆的危险迷恋。

《繁华落尽》中惊心动魄的情节，藏着太多房地产圈的真实故事：李心远接受总裁易安面试，是张翼当年求职的情景再现；易安被突然替换的剧情，也有现实原型——一天深夜，张翼和同事们收到了“明早集体乘车到郊区开会”的通知，第二天大会宣布“总裁因个人原因离职”，全场人都蒙了。

书中每个人都具有现实的影子。地产首富王胜伟融合了多位企业家的特质，既有“打造好房子”的专业精神，也有在金融扩张中迷失的冲动；而那位敢在公开场合怒斥地产商，预言企业五年之内要暴雷的“河东省人大常委”朱可臻，原型则是被称为“夏青天”的夏家骏先生。

“夏老2021年去世，生前是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，第九届、十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。他穿着朴素，甚至不修边幅。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时还曾被拦在门外，只因看起来不像大人物。就是这样一位善良纯朴、平和风趣、倔强执着的老人，一旦较起真儿来，敢碰硬、有韧劲，仗义执言为民请命，成了百姓心中的‘夏青天’。”张翼特意在书中保留了夏家骏“布衣委员”的特质，让朱可臻这个人物成为刺破浮华的一把利剑。

创作《繁华落尽》的五年，是张翼在纪实与虚构间较劲的五年。第一次写长篇小说，他坦言自己还没有完全适应，第一稿写得像新闻报道，虽然公司和老板的名字都改了，但情节却写实到吓人。他请当年的领导过目，领导调侃说：“你这么写会惹麻烦，小说要写得面目全非又似是而非、似非而是，才有意思。”张翼接受建议，把故事打碎重组，用事实做骨架，以文学做血肉，既让圈内人看出门道，又不会对号入座，最终才有了这部35万字的作品。

有人劝张翼，当高管不是挺好吗，何必“不务正业”写小说。但张翼深知自己的内心想要坚持的是什么。那段日子，他总翻看卷了边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“当年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一部出版后，很多评论家表示失望，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小说，直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，被广大听众听到，才引发了巨大反响。路遥用作品回击了批评他的声音，我也想用作品证明自己。”张翼说。

而《繁华落尽》的出版过程也十分艰难。2023年完稿后，张翼联系了二十多家出版社，编辑都摇头，说题材太敏感。后来他终于成功与一家出版社签约，八个月后，完成了三审三校、制作了封面，但最后一刻被叫停了。

小说热度突破地产圈  
想再写一本家族往事

2024年7月，张翼与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。他终于可以像路遥那样，用坚忍来证明文字的力量——不是为回击质疑，而是不辜负自己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。

出版后不久，这本书的热度突破地产圈，连张翼所在的家长群也开始讨论。“那天晚上群主突然找我，问群里大家聊的那本书，作者是不是你？我这才去看聊天记录，发现有人在谈论我的这本书，说他看到凌晨两点，上班路上还在翻。群里的家长都很有兴趣，有人当晚就下了单。”这种跨圈层的共鸣让张翼感到意外，同时也很惊喜，“后来我想，其实也在情理之中，因为房地产行业和每个家庭的财富、生活都息息相关。”如今，《繁华落尽》的影视化改编也已提上日程。

现在的张翼已投身新的领域，作为企业高管开疆拓土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个标准的“斜杠青年”，白天是职场人，晚上是写作者。双重身份的切换对他来讲并非负担，反而能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。他计划60岁之前完成一部记录父辈追梦历程的非虚构作品，这个想法源于家族记忆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张翼的父亲调到驻津部队任职，全家人也迁居武清。天津作为张翼的第二故乡，不仅承载了他的成长记忆，也见证了一个家族写作梦的追寻与圆满。他的大伯虽然终生务农，但一直怀揣作家梦，曾在1960年慕名拜访山西著名作家与马烽合著长篇小说《吕梁英雄传》的西戎，西戎给他题字：“提高思想水平，提高艺术表现能力，努力创作。”这幅字至今仍保存在山西老家。二伯是当地知名书法家，勤奋好学，博闻强识，备受称赞。父亲在军旅生涯中也一直笔耕不辍，最终实现了作家梦。张翼想把家族往事写下来，传承给后代。

“写作最迷人的地方，就是能在平凡的生活里发现那些闪闪发光的瞬间。”张翼说，他始终相信，每个普通人的故事都值得抒写，因为那不仅是个人记忆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生动注脚。

张翼访谈  
引领读者走进故事  
是小说的终极使命

记者：小说创作在揭示真相的同时，如何避免标签化？

张翼：就像我年少时读贾鲁生的《丐帮漂流记》，他笔下的丐帮群体，绝非简单的乞丐标签所能概括，而是有血有肉、有挣扎有算计的鲜活个体。其实，地产商们也是如此，他们的复杂性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被放大了。创作这部小说时，我特意保留了不可知论空间，在关键处留白。小说结尾那个非婚生子回来争夺财产的开放式情节，就取材于多个地产家族的真实纠葛。我不想给出答案，就像当年乔迁先生教导我的，要让读者自己走进故事里。小说的终极使命，不是用新标签替代旧标签，而是打破非黑即白、非善即恶的认知窠臼。真正的反标签化，是让读者合上书后一声叹息：“换作是我，又当如何？”

记者：从财经记者到地产经理人，再到作家，您的每一次身份转换都伴随着对行业的深入理解。如果让您以现在的视角，重新审视做记者时的新闻报道，会对自己提出哪些新的要求？

张翼：或许我会少一些简单的批判，多一些理性的建言。当年我写过一些企业的批评报道，觉得自己揭露了真相，很有成就感。当时就有企业的品牌公关负责人跟我说：“张老师，哪天你也进了企业，就能理解我们了。”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，直到真正进了地产公司，才有更深的体会。做记者时我总想搞个大新闻，如果重来，我会多些耐心，像我父亲那样，沉下去聆听、记录更多的故事，不只写发生了什么，更写为什么会这样。

记者：您认为《繁华落尽》这部小说的价值是在于记录还是反思？是否担心被过度解读？

张翼：记录与反思，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。本质上，这部小说是用文学的“手术刀”给时代的“病灶”做手术，以记录来保存标本，靠反思来进行诊断。无记录，反思则无价值；无

反思，记录则无意义。我始终警惕作品沦为道德审判的工具，为此在创作过程中构建了两个防护网。首先是把个体悲剧升维至时代特性，正如企业家张瑞敏所说，没有成功的企业，只有时代的企业。在小说里，地产商王胜伟这个人物是多位地产商集体形象的投射，因此，他的困境也是集体的，而非个体。其次是用人性复杂体来抵抗标签化，王胜伟体现出多个侧面，比如他创业早期的俭朴生活，吃烧烤的蘸料都要喝掉，后来却生活豪奢，再比如他对爱人、情人温情脉脉，面临抉择时却又决绝、冷酷。我想揭示出一个真相：善恶从来不是商业精英的单选题，而是时代交由他们作答的论述题。

(图片由张翼提供)



《繁华落尽》封面

反思，记录则无意义。我始终警惕作品沦为道德审判的工具，为此在创作过程中构建了两个防护网。首先是把个体悲剧升维至时代特性，正如企业家张瑞敏所说，没有成功的企业，只有时代的企业。在小说里，地产商王胜伟这个人物是多位地产商集体形象的投射，因此，他的困境也是集体的，而非个体。其次是用人性复杂体来抵抗标签化，王胜伟体现出多个侧面，比如他创业早期的俭朴生活，吃烧烤的蘸料都要喝掉，后来却生活豪奢，再比如他对爱人、情人温情脉脉，面临抉择时却又决绝、冷酷。我想揭示出一个真相：善恶从来不是商业精英的单选题，而是时代交由他们作答的论述题。

一部网络电影叫《津门侠盗团》，想让我客串个角色。那是冬天，我们在北宁公园的湖面上拍摄，脚踩上去嘎吱嘎吱响，我又不会游泳，可给我吓坏了。

接下来，我又参演了《杨光那些事儿》，饰演足疗店老板姚老二。那是我第一次拿到真正的剧本，因为之前演的角色戏都太少，根本用不上剧本。姚老二是故事主线里重要支线的一个角色，有点滑头，见人下菜碟。我特别激动，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！通过拍这部戏，我学会了剖析角色，和其他主要演员围读剧本找感觉，也能把台词变成自己的话说出来，更舒服自然了。我真正觉得自己是个演员了。

我跟很多著名演员都有过合作，像郭冬临、刘亚津、张海燕等，出演了《杨光那些事儿之恋爱先生》《杨光那些事儿之好好先生》《剩男征婚记》《大年初一立春》《借你俩胆儿》《斗地主》《津门侠盗团》等影视作品。

虽然我酷爱影视表演，但其实也得学会“两条腿走路”，毕竟没那么多戏可拍，我和妻子开了一家美甲店，也开始做自媒体。

现在的抖音账号“郭老板说实话”已经积累了10多万“粉丝”，每次开播，主要就是跟大伙儿聊聊天，分享生活的乐趣，顺便带点儿货。只要是我卖的东西，我都得负责，必须得保证是好东西。我妻子帮我管理后台，我在前面讲。一天能卖几十单，挣点儿生活费，更重要的是能跟“粉丝”保持联系，露露脸儿，别让人忘了咱。

可以说，没有《杨光的快乐生活》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让别人快乐是一种功德，让自己快乐是一种美德。我要努力做一个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儿快乐的演员。这条路，我还在走着呢。

## 讲述

### 喜剧演员转行做主播，分享人生乐事 平淡的生活，你得自己找乐

口述 郭杰 采写 徐雪霏



郭杰

郭杰出生于1982年，自幼喜爱相声和影视表演，机缘巧合进入《杨光的快乐生活》剧组，从群众演员做起，摸爬滚打十余年，也曾跟随杨少华、杨议、杨议等名家学相声。他参演了多部“杨光”系列剧，不少观众记住了他塑造的“姚老二”，剧中这个角色偷奸耍滑，而生活中的郭杰却是幽默风趣、淳厚善良。

他也是一个特别顾家的好男人。不拍戏时，白天帮妻子经营美甲店，晚上在抖音平台直播，陪着认识他的老朋友、老观众聊聊天，推荐一些好商品。他说：“日子虽然平淡，但也让我感到满足。我并没有‘退圈’，只要有机会，只要大伙儿还想看我，我就会继续在表演这条路上走下去。就像《杨光的快乐生活》中最经典的那句台词——嘛钱不钱的，乐呵乐呵得了！”

进厂当车工  
改行干司机

我是天津人，父母都是事业单位职工。我父亲爱好乐器，小号、萨克斯、二胡都会。我印象中，上世纪90

年代，我父亲下了班就去舞厅伴奏。他曾想培养我学音乐，可我淘气，上课都坐不住，更别说学琴了。我大舅在天津大学机电工厂工作，我17岁那年，他推荐我去工厂上班。第一次见到车床开动，把坚硬的金属削成碎片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。在这儿工作，头发上、手上、身上蹭得都是油泥，连摩丝都省了，大背头油光锃亮。车床前铁刨花飞溅，经常掉到衣服里。还有一回，我在砂轮机上磨钻头，一不小心，钻头扎进了手。

受我父亲影响，我也喜欢文艺，尤其爱听相声。我家住在红桥区，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，来回路上就靠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听相声解闷儿。

毛遂自荐进剧组  
真听真看真感觉  
开了一阵子车，我的心野了，从工厂辞了职。但是，随着时代发展，开车拉活的生计越来越难，我那辆二手面包车也是毛病不断，光修车就花了不少钱，最后还是卖了。好在那年头儿开车是技术活，汽车少，会开车的人也不多。2003年，我花9万多块钱买了一辆出租车，当上了出租车司机。机缘巧合，这段时间我认识了天津人艺的演员邵妍妍，我喊她“妍姐”，她带我走上了演艺道路。

2008年，《杨光的快乐生活》5马

上就要开机了，我接到妍姐打来的电话，让我去酒店见导演。我兴奋得一夜没睡，转天起来精心捯饬自己——头发打了发胶，穿着一身淡黄色的“绫罗绸缎”就去了。

到了地方，看到“杨光的快乐生活5剧组”的牌子，心一下子踏实了。没过多久，杨议导演从里面走了出来，看见我一愣。我说：“我叫郭杰，是邵妍妍介绍我来演戏的。”他看我穿的那身衣服，估计以为我是来唱戏的吧，忍不住笑着说：“这小孩儿多耐人，胖乎乎的。”

那天我不仅见到了导演杨议、条子的扮演者韩兆，最惊喜的是还见到了杨少华爷爷，这可是我在电视上才能见到的人。我激动地和他们每个人都合了影。那时我用的是老式傻瓜相机，离开剧组后，我直接去冲印店，把照片洗了出来。回到家，我把照片给我爸妈看，他们也高兴极了。这些照片现在还挂在我家墙上，我觉得特别珍贵。

导演安排我演了一个骗狗的角色，只有几句台词。我没日没夜地背，这可是我人生的处女作啊！到了现场，没想到我是和杨议导演对戏，我更紧张了。好在没丢人，一条就过。导演夸我演得好，又给我加了两场戏。那种感觉，别提多美了。

《杨光的快乐生活5》播出时，我给每个亲戚朋友都打了电话，让他们看，心里特别有成就感。不过拍完这部戏，我又回到了现实中，就像一场梦醒了，该干嘛还得干嘛。

过了几个月，《杨光的快乐生活6》要开机了，我主动找到妍姐，说想到剧组里帮帮忙，这回不当群众演员了，我来管群众演员吧。就这样，我

当上了这部剧的演员副导演，也就是俗称的“群头”。干了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当“群头”这么累。经常半夜一两点接到通知，明天要多少人，几点，在哪儿集合。我就得马上找人帮我组织群众演员。幸亏那时候有我妻子帮忙，要不真忙不过来。

群众演员的工资一天一结，我得先把这份钱垫上，再去找制片主任报销。制片主任杨伦是杨议导演的三哥，为了能顺利报销，我就想着请人家吃顿饭，搞好关系。但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干好工作，对得起剧组，对得起良心，别整那些没用的。”后来我们接触得越来越多，我打心眼儿里佩服他的人品，他也很欣赏我，把我带在身边做生活制片，还认我做了义子。